



鈴

14
347
19





門呂  
號 247  
卷 19

嶺南雜記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回人遠碑為南

嶺府界從此入粵碑為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籀司宋

某之子山路為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脩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銷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

折梅逢驛使渡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培植之自宋迄

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

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尚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尚存嶺為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

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崛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穉標峻  
格許與皆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蓋弱冠擢高第恥立寵  
嬖廷復辟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膺千秋  
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甲據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陰  
寢奪嫡情前星無隕耀功繫在宗祊守珪倖軍功仙客且負乘  
爵賞將濫及批鱗氣崢嶸對伏草詔書詞潤義恢宏制誥遂手  
掌中書因存登宴安釀酖毒地大孽牙萌祿山跋扈姿履霜識  
堅冰守珪執軍法大猾逃天刑哲相炳幾先庸圭方昏冥遂令  
范陽甲席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汚闕庭九廟寄灰燼六  
龍亦伶俜郭李亟反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鎮禍割據連方城  
浸假閹弄權天子為門生覆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

言反掌戮鯢鯨根柢失剪伐滋蔓勢莫禦虞機各一發曲窅空  
經營即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遣祭前悔不可懲峻絕  
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  
止深盱衡扼腕當日事感憤涕縱橫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牆謂之陰城攻之  
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向未著名明末李文  
定孝源避世之所後捨為寺進士金堡道隱出家號澹歸大定  
與同朝而復同志延請主之浙平湖陸孝山世楷為南雄知府  
與澹歸交最久多有唱和之什凡山之勝境大半皆澹歸所開  
闢也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緣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



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為獅子岩旁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為龍尾岩即山之盡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為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視一面不足攬其勝際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陟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巖隻嶽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即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邃閣凌千層梯棧構迴幹黑溼然明燈幽閃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酒站站愁飛鷹目眩魄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積岩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影倒

日光入江水掙晶瑩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歷此塵外境不似寰中行可惜蒼鮮面刻畫遭涅黥何當霹靂過洗出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望先驚怛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波濤乍奮洩風雨來杳冥奇探未及恣落照前山頓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心生擾擾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遺一殿角于梅嶺今為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曾聞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椽危亭綴碧岑山稠耕地少樹密瘴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雷雨來中峽喧飈百谷排訐青千嶂瀑掩翠一江靈水急催行權涼生淨客懷汲泉歸淪茗沙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其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奉國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臺閣故事爭奇闢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孩童置之絲輿高二大陸雜炫目大紙爆俱以繒絲裝飾四人捍之鼓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感土人頗慙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為逆藩尚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圈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為尚可喜府第最為宏敞將軍衙門為尚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為九間殿今為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

為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築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闊六丈門前石獅乃耿逆在粵時從聲慶取石為之高大雄駿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盛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俱斥賣僅存總督衙門為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漏卮為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城之禁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箕歛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



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責兒女以產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即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技之于官明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

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聞夫每月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鎮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產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為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槩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



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粟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  
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做花山例行之并錄  
于後議曰為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  
益國課以耕膏腴之田不齎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懸缺額  
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  
之鐘鼎勳莫大于開疆籌之廟堂策莫急於弭盜鵬食餼番禺  
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於天外  
萑苻嘯聚盜賊跳梁旋勤旋生屢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  
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衆髮之養虱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  
花山之車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聳錯草木茸

鬱均為藏盜積賊之區而為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

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

朝發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縣治唯百峰山之險峻遠絕

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為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

勢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

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巒怒峰險

巖雜棘叢茅竒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蘆荻為洲一望似乎無路

或瀟泉為洞入水方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絕磴無梯或峰勢如

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為

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剿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

相繼踵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



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為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劫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互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道里遠均而又平行寬廣方可以容眾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眾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為負隅之虎至官田則為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為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寧四縣

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為賊之扼塞與大小官田相為犄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劫諸縣必以羅漢山為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互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為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為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於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互民以聚眾賊既無眾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崗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是說也鵬昔於前撫軍馮公嘗於幕中熟籌之而於前撫軍金公亦曾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算碩畫弘謨明逾表未敢若列庸設兵夫



小官田不逾時而賊巢頓空首曰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尚小行劫計日可俟總實再悉集兵重鎮雖可剿賊但選將提兵尚頗征調芻蕘糶糴更費轉輸且調遣不常常有兵未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煙輻輳以民為兵以耕為戰誠地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為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王新民生蓋日繁疆宇日辟百貨日聚開疆啟土增蓋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卧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

膏腴昔為賊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齎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既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員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為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為兵鎮兵可汰千戈寢息調運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慈田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畝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遁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倚賊為援不無有將貨物出畝通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畝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崗之民狡獪



愚頑不知禮義今立縣治遷五大縣廩墾附之秀者移入新縣  
設立教官社學長知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崗之民漸知  
禮化人不為非永絕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恐  
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 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  
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為執事請再陳  
之築城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  
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  
現駐官田既坐而食可以按冊而後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  
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為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  
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  
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墳殖埴埴為器林

本蒲葦斬艾燒壑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  
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於賊不能耕種今為縣治尺土可藝近  
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  
鄉村苦於賊踞夜卧不安燎望警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  
冊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  
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為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  
花戶欲析為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析立為里  
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廩墾附  
欲自他大縣移鎮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  
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畏為賊害今  
立縣城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簿義題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



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空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空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宏謀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二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為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凌司馬有羅定之城陶三廣創築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弘治三水之創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史冊輿圖尸祝

俎豆炳燭至今典型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斷三熱矣為此敬共條陳并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請督府兩臺副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日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鏢數萬銳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為之賦飛鏢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繆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

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脚行



市中親戚餽遺盤盞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奴婢有兩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諾厲之以為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豐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雀夫過山輒以女應紅顏落此真在彛提劫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

鹽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窰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塌產鹽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  
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極自漢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賣貴賈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窰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踞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抑于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綿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蟹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益困也運康熙三十



年兵垣下律三畏條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却衙門  
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皆以畫革運屬估器之莫通商裕  
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  
人赤貧虧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朝廷禁官佔而無官不  
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人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  
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存後蹈故轍凡商人之  
業皆官之業凡為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即庫作本斥逐  
舊商編佈親戚內丁以罔市利不念真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  
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令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  
盡失控訴無門怨教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

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為東省官鹽壟斷西省眾怨  
沸騰等事內開西省日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  
每兩錢十二文糝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首食令兩  
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按食何以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  
三日親到東閩查訊據稱各舖鹽勛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  
俱無得賣皆係燒壞舊鹽包得些勛兩聞之髮豎查本月准前  
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材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  
意遲留預擡高價盡國殃民塵引誤餉款者實相因也鹽道鹽  
廳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此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  
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



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令糊膳額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  
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  
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賈  
也吏而商也官賈吏商極高價之鹽窮民貧戶弗無鹽之嗟計  
准餘利雖不枉法奪盤踞情則此強本當窮源溯本即為剔  
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壅隳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  
所當咨明鹽院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晒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  
為居葵衣草榻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  
負擔颺去不知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糊口而已真  
所謂窮民無告者今况每畝每塢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

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為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  
相乘數丈上榦交結為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  
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班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  
一徑三尺鼓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諭祭鉅鱗列兩廡而昌  
黎碑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隸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嶼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蓮蓬挿入海中  
原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雜澳設關以稽入口出入其地不產  
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  
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氣人以摘帽為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  
珀哆羅暉味羽緞羽紗蘇木檀檀玳瑁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



向海禁甚嚴止許省批後許小艇運載澳關係布政司委三司  
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統轄營令通洋設立  
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晏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則仍以頂  
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為  
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  
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小山也形如撥指中多支港通洋  
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雷雨連日則  
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

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干擊死一  
裁縫泊舟者見此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  
時粵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虫紅蚯蚓等惡水由  
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所謂瘴毒  
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  
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為亞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靈真區以去郡甚通而多  
名勝游屐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書院祀本朝兩  
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  
建屬予為記

聖天子膺圖御為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禱之所莫莫



章亥之所未步周鼎重譯稽首梯航入貢其有荒塞之外絕島之中恃遠憑頑逆我顏行

天討所加即日殄滅受朝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幅頓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刹或蒙

乘輿臨幸或

賜宸翰標題皆為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戴高厚之氓欣欣並育於

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為東粵上游山自交趾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瀕江匯流而至為海疆與區而星巖則

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為崧臺其下為石室南抱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為瀝湖崇崖崒岬宵洞穹窿仙井龍床芝房乳竇層臺竦翠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

翠華之遊豫天章之輝耀遂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旋藩構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復

天子爽然念之乃命制府夫司馬石公開府於茲十餘年來生之育之養之覆之使奸俗美土物心成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矣

皇上以兩粵之元昇之表公而公仰



皇上愛民之心以爲心不命委爲民元肅史職兵要文化俗典利  
除弊殫厥心力伏莽肅消實無忍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  
敢自棄於老身之世飲食作志俾俾如也茲星巖講院之建公  
因舊址捐俸興新奉前制府自能公以暨吳公俎且其中役不  
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法於此而政理之暇  
時與屬僚賓客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賓從之咸稜題之  
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咸請卷公祿位于其後從氏望也在  
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  
後之登臨於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  
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因挹星巖之勝值講院之落  
成且于公爲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敬爲

之記

肇慶南畝自河頭至交趾皆用歷代古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  
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饑荒極矣  
典男鬻女以償官逋習以爲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  
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  
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麗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  
耳爲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  
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謂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  
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似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  
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



墨也造為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  
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為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  
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礮旱坑之  
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  
不能言硯候官高北固齋客游于端禮值開坑考訂硃確著論  
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傳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  
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  
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琥珀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  
文忠稱為寶石蓋東曰粵扶輿之脈所蘊閎也未至峽十里為  
大堯山皆牛毛細紋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

嚴瀨峽石礦凡十一北岬坑曰阿婆曰白婆皆其石質黧黝不  
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礮朝天礮惟青花中黃星  
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  
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  
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岬南山均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姜太  
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礮仔坑其石中之數冷冷久磨能滑旁  
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開數百十人大監死焉守土者莫  
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  
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礮<sup>上人名山</sup>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  
捺紋成結不運若礮炬着壁壁斜礮及鏡損几案處蕉葉白毫  
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礮其石比朝天礮無火捺紋



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華猪肝曝于風日宣德  
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  
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  
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  
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  
圭竇石工裸身盤膝膏燃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  
不測先投以石聞水鼓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  
二十人絲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約四人二人運鑿二  
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鏈且  
十四人矣取石一人東鏈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  
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蠹蛀

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  
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鵝斑  
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腫含沙多脫去此中石特有  
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為底板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  
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營統約未能態大當錢有芒曰  
金錢火捺品上上野然黑色曰鐵捺如刻曰鳳涎皆石疵蕉葉  
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致掩映巖坑巖穴統素近坑白中雜  
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潤紅細碎朱碧瑩然縹緲隱隱又如魚  
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芽紋品中中三洞眼  
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島目石嫩眼侵土魚者若象牙其瞳  
分明赤足貴東洞眼碧色較罕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



明鑿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周圍一黍如鼓三洞  
口正洞下層第一入手細細垂藤有生氣詳察磨之與墨  
相親摩安心動索綯西側壁處曰飛鼠窠其石有紋曰黃龍斜  
亘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  
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  
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木工列小童長跪捧杯勺揚木水乃  
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閘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  
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屬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  
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嚴  
石工于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  
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庸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

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  
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于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  
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  
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  
真蘊小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  
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如此石實雲漢之鐘  
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予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  
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當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  
非親試水碾不知也他硯磨則磨墨細則拒墨大碾則不然玉  
肌膩滑拊不留手著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  
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玉之木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為研



之教水濼常少是地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而時墨竟日用  
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太濼可免此病曠以他硯易之頃刻不  
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凝寒地硯常未而木濼獨否具此教  
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况其體質之異千奇百變不  
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非研攷剖析辨證  
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  
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為所眩惑亦有來自木濼如同齋所云精  
華日盡不能一裁成說者歷大均數曰子常堪石語一篇言端  
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為恨固齋客端州盡得  
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洩神理俾矜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  
美惡精粗莫逃淵鑿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

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  
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  
不教十年此所映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  
復完恐為斯地之災青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肇至梧洛局粵西即有蠻真之習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  
方止不避容舟男女特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太  
約徭獠山居者爾爾若中土人藉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時或  
觸其私不忘唯爾其乳則忌相擊殺以為此乃婦道所分故極  
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通書十八洞天之一有觀龍高築二真人仙蹟  
蘇東坡云自泊頭至羅浮十五里古時羅浮山示于過詩余過



石龍欲取道羅浮連日大雨不得從博羅王令君乞得羅浮  
野乘一冊舟中繕閱以常卦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本有羅浮也仙人魂何許白雲最深  
處開卷四百峰不惹隔風雨但覺心住心誰云子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築烟波渺  
瀰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峰下東坡卜居于此有上  
樑文令為白鶴書院安朝雲墓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歸善  
林令君惠蘇文忠公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 偶作三千  
里外遊扁舟秋老過羅浮兼向白鶴峰前住攬勝曾無好句酬  
寓惠詩文千編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自有名  
賢即改觀 手披荒草弔朝雲千古長留夢幻墳解得六如剛

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 孟冬猶熱愆清風嶺外春秋迥不同  
自喜輕衫腰脚健填人險處勸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投錢於水以歸俗以飲  
此亦蠻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夫長一百二十  
丈南北俱為橋址中不為梁造舟二十有四為浮橋屢修屢圮  
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諱典作捐銀三萬重修兩粵鹽船必由  
此橋掣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峰峙其上廟亦庠隘題味絕  
少有碑款片俱無佳者予庚辰仲冬至潮會謁文公廟詩

勿讀文公文神怪韓公廟神怪輕稍甚知愛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固起衰



詩篇大車華利摩去育辭心覺日開鑿運思入微茫混蕩不可捉  
高撞萬里濤清聞九天鶴漢魏存古風瘳果真鯪豈偽體統流  
濫元音漸漸遠芸耨出蕪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共  
犄角不然宋元製豈已恣輕薄公生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  
生文公日中成晦魄堯舜傳籍一非公孰與託原道原性篇終  
唐無此作自公明絕統程朱紹高瑀其功在萬世名與魯鄒若  
當時感佛老朽骨勢薰灼一表批龍鱗朝奏夕貶削萬里來潮  
陽瘴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校典禮樂若潮有與璠維公剖  
之璞若潮有梓材維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並京洛廟貌千  
載餘俎豆馨笙籥我來尋鯪溪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淑再拜  
契真漢荔丹與蕉黃椒漿晚傾酌有唐第一人題字實無作翺

翔丹霄鳳豈類笑鵬鷺誰歎擠公者消滅隨隣璠茲山以公名  
特立參喬嶽喬嶽有時泐此山終不剝公嘗謂此山與鯪魚  
鯪溪一名惡溪又名憶溪唐宋時有鯪魚為患其物似龍無角而  
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鈎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  
之鯪之運尾猶象之運鼻也生卵甚衆或云龍之屬今溪中  
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為文驅鯪魚盡徙其  
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克佐捕而烹之有戮鯪  
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鯪魚事以旌  
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贊尼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  
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黃張氏子



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渚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  
洶中流則食之然餘子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  
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卑俾况豕草未裕如也鱷魚何恃  
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  
吏楊勛擎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  
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  
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  
鱷魚恃遠與險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  
昔昌黎文公授之以火則引而避是則鱷之有知也若之何而  
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於帝躬與鱷魚  
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

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  
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  
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  
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  
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於民公之  
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識巨害乎夫慈宣王者之威  
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等公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  
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禁曰水之怪  
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  
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為虐兮鱷豈母氏伴何說兮予實命吏顏  
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風夜惡之哀民瘼兮赴赴二吏行



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壽兮獲而登之得人樂兮鳴鼓召衆春而斯兮而今而後津其節兮

先左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歲二十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去廟建吏却租率州民之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先佐命吏往捕而獲之作歌鱷魚文其患遂絕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其功元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一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妙麗飾妓童為采茶女每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一小長者二人為隊首擎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女進退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唱歌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

歌三首有曰一月采茶茶發芽妙雙雙去采茶大妙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二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中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香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為立麻風院如蓋濟院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麻瘋者治之其名亞胡衣冠齊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亦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罵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亦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瘋由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即仍發矣入院將者瘋頭持杖磨香淨若以款之其中男女



長成自為婚匹生育如常人瘋女飲此水而目倍加紅潤光彩  
設有登徒犯之次自其女有病已去翻然出院而登徒復染其  
毒即代其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麻痺肢節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遊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  
廟祝必致辭而後出盤旋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  
之蜿蜒糾結不怖人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自梧  
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皆遊憩其家甚有問神  
借貸者

粵東尚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  
之同年閣學陸義山某有神蛇說其狀似龍身而中微青  
戊戌之歲余入粵將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綠幔內作鼓

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語侏僂嘈嘈不可辨而入者咸有驚  
異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  
竊怪之隨衆而入見庭中鋪設屏幃几案樽俎甚脩香烟郁郁  
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樹  
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逾小指一身  
兩頭項相並頸相連四月二口兩舌並吐綠質柔擾主人鞠躬  
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  
惟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  
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  
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咎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



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首  
領署篆瓊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  
年季蓉洲麒先有風颶說錄於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穀日箕月畢之占由來  
久矣在中土崇山火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  
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颶颶一至扶櫓覆舟而人之性  
命隨之後之習於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  
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  
清明以後南風為常霜降以後北風為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  
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為速北風一發難  
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為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為

多所現之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為颶母夏至後必有北風  
必有隨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颶即倏來少則晝夜多則  
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為  
北風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也因北風未透南風  
即起北風之鬱仍復衝決必俟有西風其颶始定然後行舟土  
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月發者為颶颶甚於颶  
而颶急於颶颶無常期颶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  
颶亦驟如春颶船在洋中颶颶可走颶則難甚蓋颶散而颶  
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  
報皆驗否則各  
報有不驗者  
十三日閩王颶念九日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白

說  
嶺南雜記



鬚颯三月初三日元帝颯十五日真人颯念三日媽祖颯  
日真人報多風四月初六日佛子颯五月初五日屈原颯  
媽祖報多雨旬十三亦曰閩王颯六月十三日彭祖颯十八日彭祖婆颯念  
四日洗炊籠颯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月十五日鬼颯八月初五  
日大颯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至十八十月初一亦大颯旬十  
八日彌陀颯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颯自二十四日至除夕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蔭廟於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  
次禱祝擲玃懸朱符而去神號康氏不知所由城南一帶春日  
多鞦韆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鞦鞦而基產則有翠羽金鈿  
文狸赤豹郡有梅祿虛南北商賈聚此交易未也陳書文也  
高州婦女多椎髻跣足每入市負小兒以行兒即于籃上鼾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鬧衙門復有蠻人裝獅子  
跳擲為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縛一燈棚以竹為之  
而曰興賢掛紅繒其下多用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綴成玲  
瓏萬眼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洲州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  
龍首有時鳴吼明景泰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  
有鶴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樂則石龍  
蛟蠕而動矣  
化州仙橋相傳仙人羅辨種橋于石龍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  
在蘇澤堂者為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其實非橋皮厚肉  
酸不中食其皮蓋為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疾症如神每片真



者可直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  
眼同採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近州治聞譙  
樓更鼓者其皮亦佳故化皮廣者多真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冲舉  
郡城東山猶有石船藥竈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為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  
湧出如沸鼎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  
魚羸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罔秋日伏地中狀如羸或  
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  
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

令親往祭之以為常典非雷神也况自有天地來即有雷豈至  
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於雷州乎日  
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仰與  
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雷神乎其創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有龍在海面往來觸觸海  
水頓涌數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  
一鐘高三尺餘圍徑二尺餘鐘紐龍首蓋砲擊碎取懸寺中擊  
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置之府亭中編身小龍雷紋精工異  
常朱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潛舟海卷數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  
雲同開至此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撥撥蚌滿網舉而入舟



舟滿登岸取而剖之皆瓦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雲如  
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群舟之中不知何舟得  
寶瓦成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舟板無存矣其蚌圓而  
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孤懸海外中皆深山箐谷如五指山小五指  
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  
外州縣之民畊漁納稅黎人輒出劫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  
間總兵吳啟爵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  
黎人畏威懾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板籍奉 旨下  
部議部行兩廣督撫確議總督石公以為不便而止三十八年  
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紫檀等物久令開金溝日索

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率牛傳箭殺吏兵掠  
民人督提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臣彭公察  
審將王鎮邦王益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  
悉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恃險抗拒必大創之終設郡縣  
乃為治瓊長策否則叛服不常無有十年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於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  
耶如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  
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  
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  
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崖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



時死節諸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慈元楊  
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舊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  
威宋於此明巡按徐瑄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  
事於此石值潮漲趾生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芥長二  
寸許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鷺鷥從旁爭奪其餘  
無驚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為不誣也

粵有猺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西多槃姓  
自云槃瓠之後言語侏儻椎結跣足短衣斑斕依林而居以砂  
仁荳芋楠漆皮藤為利竭則入他徙無儲蓄慄悍輕生能忍饑  
行鬪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即燒鐵烙其跟故能踐棘刺而不  
傷出入佩刀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卧具群聚篝火晴雨唯頂

笠或覆以葵葉捕獸飲酒擊長鼓為樂婚姻多賽于祠踏歌相  
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嘯聚剽掠歷代  
為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其少少納糧羈縻而已  
種種與猺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短裙烏言獸行產自  
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聽役輸租與猺為讐有  
司田主頗藉以捍猺及後勢衆與猺人無二其人不雜髮俱黑  
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  
蚓蜈蚣螞蟻蝴蝶之類見即啖之

獠即蠻之別種出自梁益之間其在嶺南則隋唐時為患然是時  
不言有猺宋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故隨代異名明  
通志凡山寇皆謂之獠蒼山寇亡命烏合未悉種傳無從究考



肇慶下甲焦魚跳寨有槍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即龍戶以船為家以魚為業見水色即知有龍性粗蠢不諳禮教入木不沒每為客酒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洗足婚娶以酒相餽群婦子飲于洲岸兩性聯舟數十男女互敬為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即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而蠹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為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傘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為生矢傳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常設官以治之曰傘官或調其弩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

病刀耕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窳蛋四籍其窳籍則分隸靖康場窳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為窳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為窳田窳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祀前者則為鹽田其微糧總名曰窳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務丁差俱十年一輪又鹽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硯土瘠蕪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罰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為煤織竹為鍋辛苦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藩占康熙二十二年部文將粵省藩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



分東莞苗田鹽田一藥加餉夫苗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藩  
占而際受加徵之害祈謂一田兩賦一身兩役矣至宜豁免者  
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土鹽課係本場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  
於河邊挑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  
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變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前官  
以事閑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  
權議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  
缺竈稅至康熙元年三年兩奉遷移前課缺徵至八年展畝竈  
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招復課銀三百餘兩內竈丁  
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文查藩

占鹽田漸次還民每畝加征銀三分是加于清還藩占之鹽田  
也海宴場止有竈丁並無鹽田而今并竈丁苗田一例加增何  
以堪此况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前加鹽課一厘六  
毫今又照藩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加倍于正課策小  
民立見其轉於溝壑矣

清遠衛屯田每畝原征軍食租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  
嶇艱於輸輓明朝每畝折征銀一錢二分註實由票本朝以  
來值米價騰貴每畝加征至二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二錢六  
七分而止偽周變亂軍興旁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  
有奇迄今沿為成例然終發由票止填畝數未敷不填折征銀  
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尚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馬需索有



加無已查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一錢解運脚費每兩  
八分則屯戶每畝溢征銀二錢二分有奇矣應將由票實填照  
省倉折米銀數頒給屯戶令其輪值自解則私加積弊頓除矣  
甲子年在粵粵人偶述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  
茲不忍削去姑存卷末爾來當事留心民隱久已釐革殆盡是  
所望於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蕩平之後薄海內外皆為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  
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  
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被劫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友姜  
西銘編修云寧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船畢集自閩廣來者一  
都會也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彘服佩刀往來者千百為

群入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為未雨綢繆計耳同  
年平湖閣學陸義山柔有通洋宜防倭患議於閩廣尤為切膚  
故附錄於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於湖邑即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  
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曷墜之防可以整守而力拒即如  
邑志所記虛張倭勢不過十人而召募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  
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况又老相傳真倭  
止一十八人耳餘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資本蕩然遂與其  
黨汪直葉麻輩誘人倡亂繼煽沿海貧民聚而為寇吳越財賦  
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  
汛師水肯皆同兒戲調至家兵土兵不替川原形勢而且先有



凡內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得不識其與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  
縱賊流毒於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  
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喜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  
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為之憂也或曰氓之蚩蚩鮮不謀利通  
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利曾幾何時求贏以自贍其父  
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人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  
墳墓樂廛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即遂未  
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滇池遼海而止  
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蓰矣何至於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  
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于  
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狼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

斷梗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伎本非良善而  
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刀男女雜沓飲食  
之費倍於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  
狼籍不自惜其貲即所獲不甚饒而狹妓呼盧同胥及弱是以  
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掌  
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豈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狼不仁試  
不測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為且涉大海如租  
席習見夫橫悍佩刀之必尋釁若鳥登之聚散不以故國  
鄉井為念久相忘于法網矣今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  
更何所不為而為有志者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  
人非素有不軌之志也為彼為此運其扣謀入寇內地祇因



貪利而進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事而為盜耳而謂此今之人  
通洋貿易必無若秦為策者敢信如或又以為倭俗饒于貨  
財未嘗闖入為盜此亦不可恃也良器與產為地皆然中國省  
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禁中禁器者誰交相煽誘亦可  
以因導而來向所云真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概歟耶然則敢亂  
于既熾弭亂於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  
封疆者不宜晏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  
社之寄者不宜忽焚如之災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  
以海島遊魂未滅沿海防兵糜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  
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源然不出數年後誠者接  
踵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缺耶寔在

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為生濱海奸民受其自  
鑿聚米于家尅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日夕惟盜是諱而何  
暇詰其奸食不之寇不消自遷界禁筏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  
海寇悉為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既弭  
朝廷遇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  
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於是洋禁大開富  
家巨室爭造貨船將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貨所扶倍息相迫不  
已而獲利則貪進而肯休苟失其資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豪  
門重息之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逾迫相迫不已  
至于相仇凡為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忍陷不測之  
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為徐海輩哉



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羨餘于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教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群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釁無由召此上策也不則顯立條約檄諭所屬有司察覈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住編為一冊冊內註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逮其歸也又一報明而注之冊取其里長兩隣結狀

其隻身無賴資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去可稽虧盈可驗放蕩之心有所顧畏而奸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煉丹于此上升藥餘藥遂生此丸製服之溫補元氣海明皇時  
婆羅門傳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  
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為驗豈物有合皆之異耶  
鴨以香雄府得名鴨嫩而肥脆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  
廣城甚貴之

嶺出南雄龍王峯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厚脚細爪去  
人醃薑以竹片細之皮薄肉嫩異常糯不類廣城亦重之入出



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二而已下取其九土取其一  
 利無幾也故傳之後後平相習成有不虞知者皆謂故惠則微  
 兵調約費數十倍惠所入之謀而不情石然亦有殘害之厄地  
 方之害痛之禍所謂利小為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夫彰明  
 矣乎或謂計雖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群情而罷其役但許演  
 亦由民怨後補魚此通洋形變一切禁之則力地之奸謀無自  
 肆矣亦所患於世之中策也而外人之憂難未始已也止編為  
 藥之心亦所願身而私惠之志本始於非非安身或之身  
 其製良無餘費本下及者不皆前并阻表未可替德益下德施

嶺南雜記下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仙茅出庾嶺嫦娥嶂葉似蘭根如菱鞋色白八月採人傳葛仙翁  
 煉丹于此上升棄餘藥遂生此丸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  
 婆羅門僧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  
 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豈物有今昔之異耶  
 雄鴨以南雄府得名鴨嫩而肥醃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  
 廣城甚貴之

龍猪出南雄龍王嶼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厚脚細爪土  
 人醃薰以竹片綑之皮薄肉嫩與常猪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  
 江西贛州龍南縣



英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  
但不若靈壁石叩之鏗鏗作聲耳入城列肆多賣石者然無一  
中玩必求之收藏之家方可得朱袖中物然價亦不賤語云英  
石三妙皺瘦透也

英枕即藤枕以光細堅厚三兩層者為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閩廣最多他省則無故紅梅驛以此無榕大者蔭十餘畝離  
奇古怪備木之異衙署多植以為蔭然體曲不中梁柱理斜不  
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爨莊子所謂以不材而壽者也漳浦黃石  
齋先生有榕頌其木年久者常結伽南香焚之致鶴植于水際  
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為炬風雨不滅其鬚製藥可以固  
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嗚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

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總戎薛謙若受益園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隔三尺可  
容出入因以為園門而兩樹中各函一石筍高六七尺不知何  
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為壽榕歌

嶺海競怪木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  
踈理難列作舟楫曲幹不中為棟梁折以為薪不炎上佐鼎不  
若茨與蘓托根多在官府署龐然雖大材非是鳳皇偶來翔飛  
飛擇止息既無桐花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鷄鷓且敲鐘鼓  
響徘徊肯下千仞翼蛟螭糾結枝幹陰雨蔽虧葉翳擊行者  
過之晝不見白日夜不見月與星粵語云廣東天雨頭有天沒日頭其下雨露  
所不濡禾黍所不植奪民之利肥其根使我一見為心惻共言



大樹有靈神勇士不敢操斧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汝盤踞偃  
蹇無涯垠唯有一我國亭一樹最奇絕上成連理下門闕樹中  
腹石共嶙峋樹石相連彌歲月上古大椿八千秋此樹應同兆  
牙蘖牙旗不動軍門靜鈴閣晝閒春日永起居八座太夫人百  
歲高堂作湯餅太夫人壽九十六歲七十萊衣舞壽筵孫枝承脰更綿綿  
笙歌堂上會親戚鼓角營門拜王鞭西越故人叨世締小詩作  
頌慙詞麗元戎勲業震天南大樹將軍即馮異  
仙人掌人家種子田畔以止牛殘種子墻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  
嫩而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枒而生絕無可觀其汁八月使  
人失明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

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莖黃色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  
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  
取以作裯褌余買數斤歸欲效綿花製為絮女工不能治海南  
蠻人織以為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  
疊布杜詩光明白氎中即此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  
是一種耳廣州閩武廳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  
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醜食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妊不安食之良故有  
宜母之各人名宜濛子製以為漿甘酸辟暑名解渴水元吳棗  
有宜濛熟水歌

檳榔出海南而徧于兩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葉



間洪腫坼裂一苞數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累其下皆黎女採  
摘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枚切為四片以萹葉石灰并嚼  
之或加柳肉核桃之類人客相見以此先茶然亦有食之而悶  
眩汗出者飲冷水一二口即解而彼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  
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包棕皮內有堅殼解之得漿味如芋蕪  
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彼人切為絲蜜餞以致遠中  
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為椀最小者為酒盃尤貴相傳入  
蠱鄉用柳器遇毒即裂今皆鑲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韌白如猪肪有青核  
數枚酸澁不成味久之少甘疑即餘甘子樹似橄欖綠條開小

花夏末結實小兒嗜之

蒲桃形如蠟丸大如桃高丈餘花開一簇如針蕊長寸許五月熟  
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揉之有殼肉鬆而甘憶幼時在福建  
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肉鬆甘香異常重握即碎後  
兩次入閩于福省徧覓不可得羅浮僧云山中甚多每熬為糖  
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嘗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莖如肥皂而三稜剖之肉如  
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為棒槌蕉自夏徂冬賣此最久有玫瑰  
蕉作玫瑰花香又有狗牙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棒槌其不實  
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葉葉遍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  
百日紅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斫置溪中俟



爛揉其筋織為葛布亦有粗細產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  
一年即黑而脆遂為遠矣

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魚之鱠或云齊明帝  
所嗜鮓鮓即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舉八子甚詫其効  
白石出高要七星嶽瑩潔光潤土人琢以為器或做高麗製為燈  
極明亮

錦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為硯亦發墨白錦石出七星嶽有山水草  
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為屏風為床榻為香几為棟屏康熙甲子  
年西洋國王造宮殿行咨粵中遣人鑿取以為階祀因此山闕  
繫肇慶龍脉不允其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產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雄者尾大  
而綠金翠奪目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復凋與花相榮衰然  
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置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甚而尾  
露而重不能高翔即罹網罟不肯妄飛恐傷其尾至死愛護之  
土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為一屏價亦不甚貴其偏身  
羣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充餉饋如鵝雁味  
亦如之食解百毒然食孔雀肉則服藥無効其尾全眼有毒孩  
童戲取啣口中有死者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棟瓶  
中蚊喜食之尾能粘龍腦宋時禁中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  
過則以孔雀尾為帚掃之罔皆粘塵尾上無有遺者  
養孔雀須以一間房前開窓牖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一木架令  
棲息其上飼以五穀豆麥勿令缺水每至秋夏田中拾蝨斯蟻



蟀蚱蟻之類飼之引于廳事令慣見宿客又盛夏或患眼病以  
鵝翎筒子灌少清油以清水洗之無眼不開則擊口啖以小魚  
蝦及切藕少許啖之貴其涼冷切不可與鹹酸雜食則減精神  
昏暗毛羽馴養頗久性與人習每至黎明軒翥其尾迴顧自視  
之名曰朝尾見婦人童豎綵衣華服則放屏以誇之或妬遂而  
啄之或聞歌唱絲竹之聲則放屏而舞

有偶得孔雀卵者使雞伏之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小火眼五  
年生大火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膽蚌螺類也小陽江海豐等處殼圓有粟粒附石而生互相聯  
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動縱椎之破亦不得  
脫也肉色黃有四瓣鮮煮甚美乾者味如鹿脯其殼朱漆其內

為盃為盒大者為香爐然脆不經用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螺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鮑魚較他產

脆美大約鱈魚柔魚墨魚一類也

蒲席出端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賽龍鬚龍鬚席則獨產端州廣  
寧縣似蒲而細然雖細而恨薄夏暑汗體寢卧其上轉側粘身  
故無足貴

燈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價亦不賤染作五色如荊充四方鏡道  
流黃席出潮州流黃鎮與虎丘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者每床一  
金

西國米出西洋偽者以葛粉為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為  
真益胃和脾風病初起者宜食之



粵東之笋十九皆苦彼人以苦笋蓋人甘者作膳凡煮苦笋以黃  
豆同煮未熟不可開釜祀則彌苦

苦瓜又名癩葡萄即錦荔枝也閩粵皆以為常饌有和脾珠胃之  
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葷或灌肉其內或以燻肉

扶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略小有大紅淺紅黃三色大者  
開泛如芍藥朝開暮落已後開自三月至十月不絕佛桑與  
扶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層花瓣令人以扶桑佛桑混為  
一非也紗緞黑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瓠菜即薤菜人家徧地種之莖中空而葉尖以滾水先焯乃炒為  
佳醃為菹亦可久藏可解胡蔓野葛毒

波羅蜜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生至秋可

食苞大如瓜石多軟刺肉如橘囊有核如肥皂子白膜色之場  
食如栗其囊汁作邪甜氣亦臭彼人酷嗜之

羊桃一名三欵子一名五欵子以其觚稜而分也色青味黃甘酸  
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猪肉咽喉腫病欲死僕飲肉  
汁亦然人教其取羊桃食之須臾皆起又能解蠱毒嵐瘴土人  
蜜漬鹽醃以致遠

人面子出增城核如人面余刻視之珠不甚似略具數孔耳土人  
皆以入饌凡煮鴨煮肉必用之亦醃以為菹或刻作花毬蜜漬  
充餽餽者搥爛熬為膏以蜜收之甘酸益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  
落瑪瑙盤甚得其形似



金鳳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全在七星嶽見之從僧乞其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人名隔藍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為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余亦從僧乞其子歸種之滿畦矣

番薯有數種江浙近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徧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乾為糧者有製為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圓如鵝鴨卵有猪肝薯形如猪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唯番薯種自洋中來也

土芋形全似芋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葛根大如臂有如爪者剖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為粉

木耳產于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官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可愛黃色者

次之中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水糖蒸食能治

膈痰日本以為蔬菜供僧此乃海燕食海邊虫虫背有筋不化

復吐虫而為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攀援取之春取者白

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無所棲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虫食海菜之糞虫如姑蟾大如臂食綠則綠食紅則

紅但綠色者多以清脆為佳若黃者爛結不貴矣紅者可治赤

痢



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惟新興者過之新興荔枝美于閩之  
狀元紅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尚遠在藩時荔枝特熟差官封守  
之熟則索夫進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枝亦美挂綠為最黑葉次  
之彼人取荔枝漿為酒蓋以荔枝汁和燒酒為之香味俱美然難致  
遠

蠔肉最美其殼砌墻鱗鱗可觀蟠形似蛭而大沙螺類煙而肥若  
龜脚真下品矣

蠔蔥音宰小蠔也潮州以薑醋蘸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  
未虫形如百脚又如馬蝗身軟如蠶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  
間中有白漿狀甚可惡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  
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漲至海濱寸寸自斷即為此虫土人網

而取之午前擔負而賣午後即敗不可食取虫置器中滴鹽醋

一小盃其漿自吐瀉以蒸雞子最鮮藩逆時未虫亦稅至數千

金魚埠蜆塘其稅尤多民極苦之

鱉魚與閩同其子為醢其殼為杓其血綠色烹鱉并血則味更佳

鮓魚絕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來

嘉魚出肇慶府冬月始多為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石穴

蓋食乳水故肥美

蘆鰻產海邊隨潮登岸食蘆葦朝暎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

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鰻而身短背黑有類烏鱧

味極肥美余于惠來縣食之不可常得

玳瑁出南番海洋狀如龜鱗皆角十二葉用必倒懸其身用滾



醋醃之逐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班多者不為奇廣人以製盃盤梳掠之類其精

蒲魚即鱒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癢悶不已用葛布燒灰同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自在額上尾長有節節連比熱則脆軟出陽江者多昌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者是也又名海鵝魚又名少陽魚

苦荬茶一名舉盧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壺其味極苦少則反有甘味噙嚙利咽喉之疾功並山豆根

遠香出瓊州者為勝有色黑而重者名將軍帽鯽魚片色黃而有棕紋者名花剗自海舶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

烟氣也其餘有夾板并抱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木者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瓊沉香盡產黎峒多虎狼毒虺異蛇其俗皆女子採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為群遇竊香者即擒殺焉出萬安山島者最勝島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蘊藉

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為最舶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俱不及瓊沉之甘而下氣神速也瓊又有藥沉俱細片黃色然投水即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者直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土即知有龍涎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涎已出粒必符龍涎或五七兩或



十餘兩衆共分之又一雙大洋海中有漏袋處龍在其下湧出  
之涎為日所燥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又嶺外雜記龍枕石  
而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較人珠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久者  
色紫甚久則黑其氣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輕膩埋光澤入香焚  
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  
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  
出隨而取之滲沙乃風浪漂泊舟噴積年氣盡滲于沙土中魚  
食龍涎作糞散于沙積其氣腥穢唯汎水可入香用

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下  
有龍蟠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飄浮水面為太陽所燥凝結而堅  
輕若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

亦蜃氣樓臺之例也余兩至粵未見真龍涎姑述所聞如此今  
海外進貢 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末高良姜同香藥為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熱  
水半甌用抵婦人髮香而解膻膏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最佳者為香根堅如沉速槎枒屈曲可  
為盃筭為硯山為禽獸形供玩盃以銀鑲山以紫檀為座頗稱  
雅品其香有透棕橋梁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為  
佳其平常者至賤以樹蘭蒸之香頗蘊藉有以香櫟皮卷之味  
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為紙又可以績以為布其外不為香也  
素馨較茉莉更大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貨于城  
中不下數百擔以穿花燈綴紅黃佛桑其中婦女以絲絲穿花



繞髻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藥也茉莉尤賤有重臺者三臺者  
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子葉極香但花瓣層疊鮮有開足者  
樹蘭高大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五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  
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即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  
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  
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密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色之葉與竹無  
異最難長可為杖

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  
茂

鐵樹高數尺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  
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諺然甚無異致吾所不  
取焉

烏欖一名木威子乃橄欖之大者蒂有臭味大遜橄欖土人取其  
肉醃為菹名曰欖鼓色如玫瑰味頗雋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  
仁則為佳果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輒油不可食其皮染物鮮紅  
如茜其核可為薪

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項短身青  
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蚺蛇粵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人卒遇之  
取婦女弊褲投擲蛇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俟其倦悶即斃



之或投以婦人衣則亦盤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橋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鐵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擊婦人裙褲以招之蛇望見即昂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羅橋內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者乃在腹內價過黃金其肉可食皮可裝鼓鞞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望而測知其多少

蝮蛇最淫山中見婦女即追逐之蟠繞其身與之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人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扶歸以雄黃姜湯灌之服驅毒之藥以熱水揉腹盡出蛇精始無患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挂形如小鸚鵡編身綠色尾兩翼俱有大紅雌者止尾翼有紅飼以水飯夜則倒挂籠中或止以一爪挂籠性畏寒不能度嶺攜者籠上幕以布時以胡椒水洒之夜置幃中余攜歸兩對此冬皆斃東坡詞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別一種耳

烏猿出羅定州及石城渾身如墨止服碧齒白即舌亦黑也短身長臂臂倍于身行走如人性甚警慧余攜歸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鬚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逐使下地在無樹木之處則束手受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高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筆筒中睡

嶺南有狻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為糧每甯則群猴皆集列跪其前狻乃一一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



以石戴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狨至水  
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卧而聽狨食之物之相制至于  
如此哀哉狨皮為褥最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狨賦  
山鳥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歸二隻  
臆間有黑色圓長者善鳴眼紅者善聞彼處多畜之  
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墳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瓏松  
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采陸離皆從洋中而來  
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即苦寒病飼以紅柑有愈  
者  
綠鳩似斑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魚化為之出  
水集岩樹間網之輒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庖

西洋雞頭高尾橋與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火雞毛黑毳毳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炭相傳火雞火鼠毛為火  
布此雞毛焚之亦成灰燼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徧身翠毛余攜一隻至家不數日而斃

柚子花香酷似梔子花肉紅者甘白者酸然增城香柚小而白肉

香甘異常潮州出斗柚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為香灰

香圓似蜜羅柑而圓少櫛中無穰甚甘脆

斷腸草粵中處處有之葉與萋葉正相似乃木本高三四尺結子

如羊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夫每以相戒粵山野人

最輕生每服此以圖賴有欲擷之者此草即搖動若招人之狀

閩中亦有之余過汀州見郡守王簡庵逢掄出示禁人服斷腸



草有收取送官每担給銀三錢

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朵攢為一朵香烈異常

鷓鴣形如雌雞而小雌雄相對帝飛不甚高嶺南之佳味也

新興縣有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曇鉢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鑊入爐不用芋芳鍊之方鎔成汁無

芋則不成也性堅而清以製器用最精工人亦極精巧他省之

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担價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船每

担六兩海船買至日本每担百斤鍊取銀十八兩其餘即成烏

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

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誓不傳于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

又有二種細如箸綿絮為心盤折如膏環釵于欲點則引長其

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即

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如圍棋子

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

其石即以人乳浸之乳變綠色亟遠棄之着人畜亦毒也不用

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真腦石置蛇頭不動為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鬼子與之同飲食寢處又有

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鬚狀如獅子尤穉醜

梳柳身似椶櫚而色綠亦有絲自裹高七八寸亭亭直上葉生頂



上大如掌甚穠密其紗抽絲長千百條長丈餘下垂如縷發  
可玩結子紋如檳榔可為素珠其木可為大小盤紋如棕竹但  
質理虛脆攜之北行易裂皮中有麩可食名扶柳麩  
五色雀產羅浮游羅浮者大率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  
鳴迎客名迎客鳥

羅浮志載仙蝶為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  
化出數日即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數千里之外歲之箱篋  
亦化去也然惠潮山中多產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  
中人採而買之抽絲撚線製為繭紬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  
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書附會之說康熙庚辰  
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置之竹籠中亦忘之矣次

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  
邑傳觀廿一日至玉山日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上  
燈後復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跡但籠隙  
甚小不知何以得出玉山離羅浮數千里蝶出繭未及三日何  
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莫知其所  
以然者志書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文可以辟書中蠹丹竈泥粉紅色丸如  
黃豆大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洋船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剝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芥不  
可多得

化州有琉璃茶出琉璃菴其產不多香味與桐芥相似僧人奉客



不及一兩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麗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為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粵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為其食盡傾圮者有之尤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汪蒂斯為余言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木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鎔之仍得精金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城按察司知事王煜有一親識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人未取封識知故發其銀紙裏已破錠件宛然而輕十餘兩視之已中空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路穴壁孔中掘之皆白蟻

取而鎔之仍為銀已缺數兩矣

粵山中道傍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一二尺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蝎涎名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暑月有蚊即折此樹逐之蚊即驚散故又名蚊驚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効或行路寒暑所侵吐瀉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徐即愈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過河海幢寺歲經閣下有樹一叢名鷹爪蘭枝蒂如鷹爪花六瓣兩臺他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殿東菩提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相鬱架天監年西僧攜



種

西洋紙被長丈餘圓如繭而空其首細看無縫色白如綿云國中夫婦同寢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群蟻來朝亦怪事也粵中馬蟻種類極繁人家几案之上卧榻之中撲緣始徧稍有糖蜜腥膻之物雖懸之梁上度之篋中無有不為所嗜者床桌之足以水盆置其下一芥可渡即驅之不去矣

廣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者患小虫損蝕其實唯樹多蟻則虫絕故園戶之家買蟻置之樹賊蟻者用猪羊豚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而取之謂之養柑蟻高州西荔枝村煎種橘袖為業其樹連亘數畝繫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藉以除

蠹蟻即千葉間營窠多至并伯結如斗大土人取其子作羹或為鹽以為鮮美

高郡人病不事醫藥唯重巫鬼不愈以艾炙之所產縮砂仁黑白牽牛至多

烏捷牛出陽春電白等蚰毛色光膩土人飾鞍轡乘之以代騾驢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鱗食草蝨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鹿曲蟻曰土笋

海邊黃魚化為鸚鵡范魚大者如斗化為豪猪鯊魚之虎頭者化為虎斑者化為鹿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鬚可為杖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置牆下群蟻食之不日



可盡洗滌其殼可以為塔

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為淡黃人家種者凭樓而觀之

笏竹多刺土人用為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蓮菜一名睡蓮花瓣外紫內白幹如釵股心似雞頭以水淺深為短長日沉夜浮必雞鳴採之始可得清香爽脆銷暑解醉出

高州

洋蔥形似獨顆蒜而無內剝之如蔥澳門白鬼餉容縷切為絲瓏

玢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生如常蔥至冬而萎

頻婆果如大皂莢莢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內如栗其皮有

數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嘗頗厚者曰頻婆檢

龍髯花色赤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裊裊如龍髯

馬纓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朵樹高者夾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番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殼而非殼也頭上有葉一宗擘開

白穰黑子味似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總兵藍理進此果

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斷得其穴累累

數十小者縱之大者重為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以為不敬禮記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殆即是歟

海豐芥菜大者重二十餘斤他處不及葉圓厚無齒



鶴膝竹可為杖其節如雞腿亦名雞腿竹

綿木產肇慶屬新興等處其質柔靱以為肩擔雖負重不折用為

與楨最佳一對值銀二兩

水豆芽蟬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小如豌豆  
英

鑽管形如鑽十餘相連味如蠟房鮮食醃食俱佳

跳魚長二三寸形如上鉗而細長頂高而方兩眼生頂上身為細

綠點能跳躍又名花魚炙食佳亦可作羹

角魚頭有稜角四起飛魚翎鬣如針而稀能飛水上龍蝦長鬚有

二角內最美花魚鱗身而鱗斑以上數種皆出海豐

海豐水族甚夥有馬鮫魚鰻魚淡鯊脯土鯨脯似此目半體而兩

眼生在一處炙食最鮮黑魚脯鱮魚脯烏耳鯪乾油薯風螺乾

西施舌絲蚶金鈎蝦米對蝦沙蜆龍虱海鴨脯金鳩脯即鶴鴉

赤蟬翅蠔珍珠蠔菩提菜沙白海胆鮭魚鱈魚翅帶子及鮓魚

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

名之曰日月

油葱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

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

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為笑其貧也

蓬生果名乳瓜土人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如椶櫚葉如蒲葵近

頂節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楞肉白多

脂而無核搗之乳隨指出醬食甚脆子如蚕天二月下種一年



即高大數年果少則伐之另種其樹去皮可食如蘿蔔亦可醬食余于肇慶見之

凡魚皆乎子卵生唯鯊魚胎生魚在胞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魚目未開肉嫩中羹若鯊魚則其美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潤三寸每逢風雨之夜飛出殿楹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圓光如毳霍霍有聲余族弟章成為廉府教授舉家見之

瓊州有雷公馬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頭頸有鬚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雷州亦有雷公馬其形相同而無鬚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鯪見人即藏入沙中雷州人取食之

瓊州有冬瓜蛇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蓬蓬有聲螫人立死

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藥甚多有異果名石栗樹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殼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金星草潤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蘆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浸之可為閩中膏味

仙米亦產丹霞編地所生粒如粟而色綠煮熟大如米其味清腴果下馬高不過三尺背有雙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乘之故名

產高州

小馬形似鹿千百為群角彎繞後

小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海南山中甚



多

述異記卷上

看燈遇仙

東軒主人輯

都門打磨廠布鋪孫某松江人身在松置貨燭其表弟同其子在  
京營店其子年甫二十康熙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妃嬪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遽騎  
馬出永定門觀訖回家見永定門人馬填咽遂策馬繞城進左安  
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道士自後呼其名孫以平日相識也  
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腦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誠  
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視足下若從山海上飛歷俄止一深



山尚似二鼓時候道者挈孫入石室令其拜為弟子孫怒訶之道者亦不為意自上蒲團中室而坐孫復極口詆之言我有父母妻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寢及覺已失道人所存在但見坐後有光洞徹遂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六七尺塔後一洞內遍燃巨燭入洞見十許人縱橫而卧捫之冷如冰顏色如生而臭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茆庵有疥而癩者俯迎道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土灶煮草根稗子正熟疥者奉道人一甌道人目孫疥亦下一甌孫不能食疥即取去仍傾釜中似甚惜者道人食竟復携孫出又數里謂孫曰此去不遠出大道即

河南懷慶地界汝當有親戚相見但汝饑與汝一劑亟服之遂出懷中少藥如細米粉孫不敢嘗道人自食孫乃吞之覺精神清爽又誠曰汝歸途之費已為汝備矣道人自去孫又崎嶇數里果得大道天已向明足蹙一物視之乃紙裹銀二錠約十金懷之復行里許見騎騾數人似商販者近則其表母舅也因商河南正欲回松彼此識認道其故相為駭然孫纔一宿叩其時已二月初九日矣表舅遂挈孫歸而夫孫之夕其表叔覓之不得次日訟之中城以為必被畧賣亟報其父又至各關口章京查詢杳無踪跡四月間孫自松寄書至京道其始末如此

道人袖鬼

康熙廿四年小除夕漢軍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



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煩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曛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比汝至城門已高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步繩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累桌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敲火炙肉俄頃繩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為狀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即袍袖一展炙肉散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中覓故道比辰刻纔抵城門到家神已

疑矣未幾奴斃

錢慎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諺云某貨若干指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人馬俱活又燒符則八馬俱入壁中須臾俱回各持食物擺桌上馮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粒粒乃某店中物也趨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與祚宰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趨行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

胡老人

說  
卷  
迷異記上

三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字冠周其尊翁先生諱圻字麗京浙名宿也因莊廷鉞明火一案牽累幾族後事得雪遂削髮棄家挈一老僕雲游後并老僕遺遷不知所往周求父足跡幾遍海內甲子予北上冠周與予言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有人自幼失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爨求果得之亦欲往叩其尊人存否予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楚中矣後丙寅冠周過予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為予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廟祈筮有老廟祝能知老人意筮許見即次日備香果詣廟拜禱默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廚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山求其尊人老人言汝父子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

山之行空跋涉拜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尊翁而歸入都果聯捷

文昌祿宰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明遠樓下過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吾為文昌祿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令嗣宗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啟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



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  
猷也入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  
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  
之異

鶴化寄藥

青溪諸嗣即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峰山人頗  
有所得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崑山葉訖菴先生筆  
迹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余山中靈藥謹以相贈訖菴先生發書  
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當歸也書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  
幾鄉人來聞之乃大駭訖菴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敦復先生言之  
明年先生卒于京

仙家騎鶴化最難得  
謂手抱一膝坐化也

同鄉夢錄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按臨鞏昌夜夢一冠帶者跽  
牀下自言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頴川因作其縣典史歿於  
此子孫窮乏無以歸懇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  
之惠也明晨有三人同叩者是余之子孫萬勿麾却翼日果有三  
人叩轅求見詢其家系一一如夢中所言且云夜夢其祖告之云  
提學鍾公是同邑人昨已乞其挈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  
生遂予以百金使三人攜柩歸復于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畊而  
食而其子若孫久為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  
咸依以食

呂祖吹簫圖

晚於述異記上



京兆程梓園先生為諸生時赴考寓一室親家夜夢一人責畫云  
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  
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吳小仙寫呂祖吹簫圖遂索歸供奉  
并誌跋云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外祖家一桑樹腹斲天數年竟如巨筐怪而劈  
之其中如蠟臺茶壺碗盞諸器皿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者  
至今猶存數種相傳月華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早晚

有騷達子聞其父柩中響啟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痛楚聲識者  
謂是早晚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名祚隆弟名綦隆為諸生食餼祚隆性質朴  
然諾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輒義形於色居家唯閉戶課  
農而已偶有親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祈神謂之十保扶是日  
適以祚隆為首保于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  
周爺將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為代申  
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末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月  
某日周當代我矣祝不敢告忽一日周晝寢夢車馬輿從吏兵來  
謁稱本境土地祠迎候新官并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  
遂寤因思廟祝前言預料理家事遍別親友眾咸笑之比及期果  
無疾而逝



偷顧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各邑忽有賊偷人顧骨丸未葬攢厝之柩多遭竊發止取男顧女顧不用一時人心遠近驚駭多草草卜葬其來時輒于黑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輩左右出沒人不敢近或如牛馬之形閃忽莫定大家多請汛卒守之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丁卯秋附糧艘南來偶詢之水手云鎮江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疥癩將漕米費用嫖賭及抵債缺額過半則密買此藥抵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為二石任斛不缺一月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顧骨鍊就之藥真罪不容誅比於採生折割所當寸磔者也

大蟒

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道過一蟒其大如羗長二十丈途廣十丈將頭尾蟠轉雙疊擋路人趨近里許蟒即口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如蝦蟆吞刺蝥然莽將軍取火藥團做烤捲火外用衣服包裹作人形以帛條做藥線穿之帛端點火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響振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太倉曹生家藏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罾魚其子尚幼得一鯉魚長三尺餘遍身黃金色頂有一目同漁者以為異勸父放之而此鯉尚游泳未逝其子復罾得之歸家烹未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爪鬣且有火光如懸



深紫色出沒雲際少頃於屋板木其父子所居俱隨風而去此子  
並魚同失所在天霽田夫見所仆大樹有鱗二片其大如盤尚存  
血肉猶帶龍腥蓋此龍板木所遺也曹生購其一時出詭客云同

獨足雞

戊辰臘月雲間明經吳肖巖有佃戶餽二雞俱一足云一卵所伏  
也雄者有左足無右足雌者有右足無左足其無足之半邊無肉  
而兩翼亦大小行則不于躡躅毛色與常雞無異但雄者不能將  
耳豈商羊之類而不足致雨者耶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諱瑤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虔祀  
之陸不為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礙出入漸至廳事

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熟青蛙出入湯鑊合者不得舉  
箸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眼腫痛突如蛙目慘楚不勝然後往躬  
祀之遂安其蛙相傳為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坐匣上  
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  
之輒應

狐崇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鄭廷祚衙齋有狐作崇白日拋擲沙土汗穢  
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遺崇之術延之設壇楊令鄭坐壇中群僕圍  
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杖杖衣冠甚古言  
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獲罪既蒙檄召當令其出捷之固當  
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搥之狐吻



物作聲遽伏躬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携之  
去矣遂不復來

出不由戶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親戚某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  
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因天暑諸友宿廳上某宿房中廳上一友  
蚤起便旋失其下衣疑其戲藏之叩戶不應以為故意欺人排戶  
而入則闐然無人視其門窗鑰閉如故共徧求之得于廳側竹園  
中昏卧於地手持一禪神已廢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  
有兩人呼我以為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因堅卧不起而此兩人  
忽已在榻前扶我自牕眼出裸身至廳遂取一友之禪未及穿復  
扶我出門我強趨入竹園兩人踴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

息不知此身何由出戶也

仲夫子誅教諭

崇德縣教諭鮑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因文廟傾圮 聖像暴  
露鮑君募助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橐未易一椽  
一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殿行禮未及下階忽見于路從後擊之  
踣於階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  
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鋪有一火石大如五斗甕  
陸續零賣已去七八尚留中心一塊甚堅適有以十錢來買者因  
舉巨斧擊之石裂為二中出一石子如雞卵石色黑而卵甚白人



無識者有一人以錢三文買去不知何物或云空書或云石胆俟  
詢之得物者

十二時爐

石門沈元征先生言其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  
徑尺有蓋泥沙沾漬不以為異後遇一達商以百錢買之細為洗  
剔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驚  
為至寶什襲而去不知其何代神物也

投詞城隍

海昌祝安道諱翼模績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特旨  
開科鄉試國子生安道由廩援例赴試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願  
減筭求第以慰老親之望以遂平生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

未聯捷榜後族人之宦於京師及同公車數人酌酒相賀安道愀  
然舉此公案族人皆以為不祥未幾果病族人因共謁都城隍欲  
為懺悔銷釋祈一籤首句云昔年相許今已諧眾矍然咸知必不  
免矣月餘竟歿於京邸

鮎魚龍

松江朱涇鎮北十餘里名斜橋水通黃浦潮信康熙二十八年夏  
方午有犬渡河忽沉沒少頃見一大魚似鮎有二長鬚如竹啣犬  
泳出水面而逝二十九年旱涸佃戶入水置桔槔忽為此魚吞其  
兩股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  
坼裂有聲上有汛兵營房兵俱疾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畝許陷  
為潭水湧丈餘一路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雨雷電



隨至數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日後有木像浮來土人異之為東  
茅屋立祠香火甚盛名曰余來廟

大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當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生忽一年  
於眾瓜中得一大瓜喜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  
一蓋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濶三寸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墓僧號一月者于康熙己酉在蕪州見一牛五足一足在領下

三脚蛤蜊

俗語云三脚蛤蜊無尋處康熙三十一年松江明經吳肖巖隣人  
於廁旁獲一枚三足一足正在後無少偏眾共傳觀月餘斃重不

及三兩古謂蟾三足窟月而居為仙虫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  
戴殿元丙章言少時讀書山中親見三足蟾云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出入大家為保佃大家咸信愛之  
康熙己巳冬病卒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訝其為沈也  
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  
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泛論陰陽之事沈曰陰陽亦無大  
差別大約好人得逍遙自在惡人定受苦報耳曰世間糟錢有用  
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  
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懷畏懼沈即起隱入壁  
中友亟至弔奠則死已十日矣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曾泛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某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當趨送及期風稍定見檣上有二鳥對船中叫噪張恠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鳥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于凡果翔而下與之食輒飲啖因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所其二鳥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哀囀飛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曾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角不敢食惜而藏之每出以示客人無識者楊親見之

尸解遭發

嘉興虞虹升侍御鑑斯弟也于南門外構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掘地為池丈許得一石板板下兩缸對合啟之一尸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虹升舉棄南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效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值此一劫棄之者亦獲折算之咎耳

五聖為祟

秀水吳靜菴言五六歲時適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李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



者據案作言女見之駭避以為外客也是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  
從我令汝家富厚順遂不從即禍至矣女力不能却自此每夜必  
至久之父母怪女日漸憔悴叩知其故亟移他處其房更售女竟  
病歿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祠凡祠  
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妖禍遂絕

###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赤名爾章老儒生也卒已十五六年矣康熙壬申九月  
初五日妻呂氏病歿氣絕已兩時已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無  
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  
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鉄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柵門  
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閒散者俄頃有乘輿來謁城隍者押差謂

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呂望見乘輿張蓋戴紗帽穿綠繡袍  
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赤也因驚問其故彼此悲感曰  
我為本邑某印土地已八載矣今陞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  
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遇汝也呂  
求其救援我赤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四壽已  
盡我力保放回三日矣呂見柵門繫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被  
髮銀鐙見之痛哭我赤也使送還既甦作我赤語索茶飲之且命  
焚冥鏹六千以為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  
子息希可復生呂曰我久延西時申刻即去隨夫主同享祭祀耳  
屆期瞑目而逝牀幃旁有烟氣盤結恍若有接引者子俊伯名鳴  
鑾十月初至蕭山訪之果有臨浦堰夜船附至臨浦有高王廟土



音呼高為江聲如岡其廟三年前已毀後伯十四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庵僧俱聞之少頃合鎮喧傳聞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乍浦比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從僕媵甚都似右族豪家云從雲間來遍游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缺墩重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嫂撥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其姑舉之又加四馬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僧化虎

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異色衣從餘杭化緣入臨安於潛昌化盡化為虎為害甚酷三邑嚴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茅菴之頂一虎坐化石上居僧不知登山遇而墮崖幾斃獵者視之則已死矣舁送縣官此後虎患漸息石門沈元征先生秉鐸於潛時所親見也九僧臨安化虎者三昌化四於潛二

土神記責

嘉善有一友素不信神遠其子大病里中有小廟許病痊酬祀不意其子竟故此人因即毀廟忽一日急病而死至冥司知為廟神所訴冥府細查簿冊云此人陽壽未絕且係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書此人掌中記責十板四字即放回陽甦時見掌中宛然四字摩之不滅數年後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而掌中四字已無矣

求藏見怪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掘藏久之忽有



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虞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  
豐厚我心若快方肯見藏因賣田拮据供給年餘其童子有形有  
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即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即便隱形因構  
其叔與秋岳起釁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竟不可得舉家供  
給困甚而無法遣去適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瓶內家人密  
告之秋岳因取瓶書曹溶封三字并用一圖記臧之但見其瓶旋  
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于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尋愈矣此秋  
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玉嘗聞人患貧往往舉以為誠云

人變虎

廣西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為  
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婚須猪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為佳村民有

難色妻遂疑已前之物皆屬偷盜命子尾其後覘之至一山見其  
父入岩洞中少頃有虎咆哮而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  
在但見一衣存焉疑為虎食矣未幾虎歸洞而父復出其子駭甚  
因急歸告母村民歸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為汝等識破今  
出不復返矣疾走出門妻子牽衣留之力挽其足竟脫一襪而去  
後其子於山中遇一虎一足人也因思此虎必其父將為獵者所  
得遂遍揭街市云若有人獲虎一人足者勿送官願以重價購之  
不數月果得而葬之云此康熙年間柳州來賓縣事牛哀封使君  
置其然乎

南漳龍神

楚南漳縣西溪老龍王廟水旱禱雨極靈列於祀典凡有旱灾祈



雨者到溪結壇拜禱無不立應洞中有旋渦深不測龍處其中禱者以空罌包紙布數層投潭中隨旋渦而入少頃浮出紙布仍乾罌內有水或一寸或數寸捧戴於首飛馬而行洞中即有黑雲雷電隨之路遠馬必屢易所禱之處得雨分寸如數有襄陽縣典史偶食雞子雷震墮馬幾死雨皆變為冰條掛於山野樹頭罌中涓滴俱無焉每年縣官用職名手本送禮先至洞口土地祠焚楮幣然後投手本入潭其手本旋入潭內少頃浮出受者點之然後投禮於潭禮物止用紙筆墨硯銀牌等六事順治年間邑令姚延儒浙之湖州人信懷銅鏡投潭中鏡亦浮出遂神其事人近溪有一老人龍王時邀與圍棋入洞見府第壯麗龍王乃一白髯老人出洞則絕無所覩唯見岩穴而已三洞有十八龍子號大太子二

太子三太子等稱禱之亦能致雨龍泉令若金諱輝前令漳三年言之甚詳而余憲友費越石曾為漳幕并言老人事餘畧同

### 虛醫山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效晉縣南十餘里有虛醫山上有虛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一病者持香燭楮錢詣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四噴焉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口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福物向洞拜禱取其方之士而供之風至雨亦隨至余公初任潞城並詳言之



老婦變虎

康熙四十年浙東陽縣某鄉童一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時無故他出輒數日不歸其子竊疑之一日尋至深山過土地祠聞祠中聲甚異入視之見其母方踞獨變虎因驚呼從後握其髮持之不釋母以爪傷子面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不知所之數日傷愈遍求之山中見一披髮虎前行後從數虎子不敢近悵惘而歸傳聞遠近

蟹寶

海昌北門外木行買一巨蟹約重七八斤煮之鑊中啾啾作聲似乞命者熟而剖之腹中得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觀者如堵識者以為蟹寶惜熟之矣海昌學師勞貞山遣僕往視之果然康熙壬申

夏事

牛頭馬面

嘉興楓涇鎮一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群坐而語曰過東則有關王廟某僧誦華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施家有獒犬可畏不如從下西街去為便耳遂出袋內牛頭馬面戴之而去其人知為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隣哭聲則一產婦死矣黃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八人一即隣婦餘僅記三人看未畢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雌鴨化雄

康熙癸酉夏大旱桐鄉東八都民陸姓者養母鴨三隻已三年矣



一鴨連日生蛋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遍身毛亦漸脫頭翅盡綠而白頸嘴距變紅形聲俱化為雄觀者千百人

### 黑雪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雪將已成麥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總督噶將遲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題參部議處分見邸抄

###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為柳毅其神立像赤面獠牙朱髮髯如夜叉以一手遮額覆目而視一手指湖旁從神亦然舟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人不敢一字妄語尤不可以手指物及遮額不意犯之則有風濤之險唯柳州人則無恙柳州士子赴省試者至廟拜祝焚香春晚

生帖雖遇風濤無不安然而渡

### 佛殿巨手

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闕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 陽官點冊

李煥然戊戌進士北直濬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陝西平涼知縣癸丑秋夢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而坐命煥然面東旁坐云有冊籍煩公一點吏送至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頃刻判完或勾或點絕非已意似有鬼運其腕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俄頃而



醒姓名畧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斃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勾者俱無恙時石門方盛瞻為崇信令詳言之

### 汚井雷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甘而有水人取者衆氏甚厭恨之一日晨起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自十九歲孀居今五十歲矣平生持齋念佛擊死時素珠猶在手中特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 土像為祟

寧波洪暉吉圖光順治乙未進士偶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足踏

八怪一女怪麗甚洪曰如是美色即受其惑何恨哉是夕即有艷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日漸羸瘠幾至不起百計禳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 狐恠

京師長春寺有狐為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群犬噬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云狐類惜群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群狐數百似來吊喪僧舍皆滿哭聲涕地迨曉不知所在死狐亦失矣

### 自知前生二則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闈三日忽瞪目



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妣趙伯父真兄皆  
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  
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三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  
一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  
可不過堂矣同至小廳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  
一推不覺墮此地回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妾受身已九月大  
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  
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孀往觀之既去兒  
復咎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  
貨恐招尤也邑屠戶邵某與鄭交最厚強見之具述宿世事  
新安吳瑤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自

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上  
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巳時當死即託生  
於浯溪姪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  
疾而卒元朝奉斂畢即往浯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  
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貽之群塾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  
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  
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牀榻井灶花木器具皆素物也  
見其二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  
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老吳言之猶鑿鑿也上山浯溪兩村族姓無  
不知此事

食鰻斃命



康熙癸酉六月旱乾河涸石邑西門外有沈姓者家貧乏食掘泥  
淤中鰕鱖之類食之得一物全似鰕身短而粗重十四兩烹啖甚  
肥一家父子四人同食沈腹痛脹悶不能言而死其子女三人頭  
面身體俱發大毒幾斃或疑為蛇所化或云另是一種毒虫人不  
識耳書此以為食異物之戒或云即斜耕至能穿穴田使漏

### 食鱖中毒

湖州沈麟士貧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鬻書籍為業辛未夏兩  
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買鱖四觔煮麪為晚食中有一鱖  
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  
人不食鱖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呼輾  
轉欲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痢十餘日

而愈

###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紫火繞身  
經過田禾一帶數百畝俱被燒焦居民報官邑令呂猶龍親臨猶  
有帶來跌死一屍不知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 不葬之怪

嘉善孝廉朱又陳老於公車壬戌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人夢神  
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累十餘指令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  
矣是科果擬元以微青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晝  
擲磚瓦傷人晚即現形不一時見十許人持械入堂將牆壁片時  
拆去或取桌子累至六七或為為妖即揖其人居高桌之上復推



墮幾斃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秋之夕鳴吉登樓忽見白毬旋轉不已逐之下墜值鳴吉次于佩刀而來遇之揮砍血濺滿身十餘日復來大笑云我刀傷醫治痊可今復携數友來矣遂於堂中設公案數妖南面而坐群妖趨走若排衙然倏忽條現索酒食供獻達旦始去朱請松江堪輿程天御覓地館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睡至更餘怪風入戶窗牖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裹衾而坐不敢出聲約二更始去次夕程藏刀於床燃二炬伺之忽見床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撲燈皆滅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目光如炬射出大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三頭六臂頭現紅綠白三色每手執一竹篙向程攢戳程自揣避必不免即抽刀往前極力斫之吻然有聲至梯側

而隱倦極就寢迨明視之刀上鮮血淋漓衣亦濺血自此不至矣朱遂卜地盡葬其棺值張真人入覲求禳真人與鉄牌一面埋家中近頗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馬程天御親言之

養由墓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倬房基下有高堆人噴其上必病明末發之見大石板焉啟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縋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衆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朱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鉄牛負之石牌有字摹出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養由墓墓也墓中有缸七隻疑貯漆燈者遂掩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花異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吳中涵卧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  
數層共十餘朵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盞千葉香艷以為吉祥圖  
其狀求善詩者咏之中涵少年攻苦素抱羸疾至丙子十月不起  
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軟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三文

內黃狐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白髮叟立樓傍身與樓  
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偏身着白立樓上以一足跨樓下  
又一日署中逢中秋月色甚皎忽見一狐立門檻上望月群呵逐

之狐貼然不動兩眼發白光光之所到人不能犯因共持弓矢刀  
仗相守狐忽跳躡署後立兩敵樓中間以兩眼光射敵樓其赤如  
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燻灼復相持良久俄遯牆外急以刀砍  
之截其尾十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削去之其毛皆堅  
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狐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饒居室深處近臨江岬一日有鮮衣少  
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視其刺曰侍生胡大名五詢所從來云自  
閩宦北歸欲假館棲眷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貨約贖以閩幣名  
果皆先時方物王詫其異不知為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贖約  
并金數緩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捷給器度不凡王益疑其為人俟



其別去登高樓望之江岸無舟見其循岬西去入積葦中不復出  
王曰此妖祟也率佃戶數十人持火及獵具以往見積葦如山廣  
數畝蓋蘆場之久未售者循場而行有窟穴幾處似有物出入乃  
列網穴口舉火爇之有老狐突出逸去群狐無數燒死觸網傷獮  
靡遺是夜聞繞屋哀號之聲且言曰吾與若無仇何故殺我子孫  
數百吾必有以報汝如是者累數夜不輟未幾忽有首人于江督  
即公廷佐處密許王以通海謀叛其人則胡大名也即密遣人掩  
捕果於王之後樓得矢數萬遂擒王刑訊王不知所自來無辭以  
辨舉家下獄叛具踰實而首人不至淹禁十年親族庾死過半獄  
竟不成遇赦乃出是順治年間事

鬼救虎害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索逋歸已日暮行  
至集慶寺之東驟雨昏黑又無雨具不能前進徬徨間見有厝棺  
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棺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暫假尊簷憇  
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  
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之數四而  
室中堅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棗木戲乃  
假諸人者慮其來索復尋至昨宿處戲在簷下見其旁虎跡甚多  
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虎厄也嗚呼  
鬼尚知愛禮而人可弗思若哉

紙魁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解諱幾貞科試淮安府場中兩邊



搭簾篷殿中間搭龍門上綴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為之兩手持筆  
錠足踴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各役俱散署中親友偶出堂  
上閒步忽聞堂前喧鬧聲趨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篷殿中間甬道  
跳舞不已闔署驚動駭異遂舉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捷魁者嗣  
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鹽橋朱凡伯為朱進士京琦之兄讀書孤山時中秋月朗獨步過  
西冷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拜即視之相去  
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面白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  
垂乳至腰急躍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為何怪也

蛇異

錢唐徐子靜為江西奉新縣羅坊巡檢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婁  
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賈廣西欲至鋪家索負五更起出門天尚  
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  
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潮湧將身滾  
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曉漸甦見大蛇尾如山岡迴旋而去身  
尚僵卧不能動行人見之詢知其故昇歸主家身已腐爛歲餘方  
平復滿身蛇殼膚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齒也橋是其舌也入  
黑洞則進其喉蛇涎潮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腥氣特  
甚也



